

沪派江南

·寻村记·

【崇明新村乡】

天然就是稻米之乡。岛一样，其区域形状就如同一粒长粒米，长三角一体化的西北门户乡镇。和崇明涉农围垦之乡，也是崇明毗邻江苏、对接地处崇明西北角，是崇明最年轻的

关键词

江海之野 遇稻新村 麋鹿秘境

► 崇明新村乡北滩麋鹿苑水源涵养区“水上森林”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徐程

条田肌理 时代新生

走进新乐单元，横贯东西的中心横河映入眼帘，村居和道路沿河道两侧次第展开。整齐的条田、沿水而建的带状村落、环绕村庄的防护林带，以及水、宅、路呈“一”字平行排列，相伴相生。从沧海到桑田，新村人的辛勤耕耘在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也展现出与江南传统“小桥流水”截然不同的气质：开阔、大气、野逸，蕴藏着与生俱来的激荡与包容。

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这片土地还沉睡在长江口的滩涂之下。老一辈垦拓者回忆：“潮来一片白茫茫，潮去一片芦苇荡。”正是那份单纯的信念，让人们在泥泞中筑起第一道堤坝。

效不毁形”。

“对外，严格保留水网的走向、间距和条田的尺度，确保阡陌纵横的农场聚落风貌不被打破；对内，引入生态循环农业和科技都市农业，比如正大崇明现代畜禽养殖基地、有机肥生产基地、产学研结合的稻米产业研究院等。通过土壤改良、智慧灌溉、订单农业等手段提升单产与品质。同时，在田间嵌入栈道、塔帐、艺术装置，让条田既是高效农田，也是大地课堂和景观廊道。”原始风貌与现代效率，在这里相互成就。

全链共享 多元支撑

广袤的条田与富饶的滩土，不仅出产优质稻米，更孕育出深厚的稻米文化。几十年的技术革新，让稻米产业稳稳撑起了新村乡的今天。

“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产业振兴。在‘沪派江南’项目中，‘稻米村’意象的构建，正是以‘米’为核心，打通一条从田间到餐桌、从生产到生活的完整产业链。”马晨吴炜表示，规划设计从一开始就将产业发展与运营设计紧密融合。

新乐单元鼓励“稻米价值全链共享”，村民以土地入股，形成“集体经济+合作社+企业”的合作方式，成立了稻米文化有限公司。

在农业端，依托上海首家稻米产业研究院和专家工作站，推动品种改良与标准化生产，通过订单农业使得新村稻米实现增值10%，并进入迪拜世博会中国馆宴会等高端场景。此外，蛋鸡养殖基地、有机肥生产、光伏电站等循环经济产业链的赋能，也为农业提供了多元支撑。

在文旅端，积极促进农耕文明与文旅旅游的融合。“稻1968景区”、“稻香花舍”民宿、“米境咖啡”、“一米集市”、稻米文化馆等新业态，将第一产业转化为可体验的第三产业。这些原本独立的空间将共同构成文化展示、休闲消费与教育体验的完整链条。未来，这片土地的价值不仅体现于市场认可的经济回报，更承载着面向城市青少年的大地教育，以及为都市人群打造的疗愈田野。瑜伽、冥想、耕读、插秧、收割……稻田正在成为现代人的精神归处。

新卫村党总支副书记、村委会委员宋云霞说，更重要的是，产业联盟模式让本地农民不仅能通过土地流转和务工增收，还能成为民宿管家、研学导师、文创手艺人，参与从种稻到卖米、从接待到讲解，共同分享各环节带来的收益。“我们希望通过‘规建治’一体化，让项目从建设之初就有清晰的运营路径，真正实现‘离都市不远，离心灵很近’的可持续乡村经济。”马晨吴炜说。

麋鹿野径 人鹿共生

稻田之南，一片藏于落羽杉林中的秘境，正静候着另一个主角的登场。进入麋鹿苑，大片碧荫满目的落羽杉林从容立于水中。空气清凉澄净，静谧而悠远。这片森林是上海唯一、全国少有的麋鹿种群自然栖息地。就在这个5月，这里的麋鹿极小种群将迎来新成员，两头母鹿刚刚孕育出新生命。

这片秘境并非与世隔绝的独立保护区。沪派江南项目在这里打造的“麋鹿秘境”，从一开始就秉持着融入乡村日常的理念。正如马晨吴炜所说，它是一个促进人与鹿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在这一理念下，麋鹿扮演着“伞物种”的角色。保护好麋鹿，就是保护整个生态系统。

因此，设计团队提出了“麋鹿野径”与“畅游绿径”的双线策略。麋鹿野径是核心栖息地，通过水系、林带和微地形的自然分隔，为麋鹿提供足够的私密空间与扩散繁殖条件；畅游绿径则是向村民与游客开放的生态科普环，串联起观鹿台、植物迷宫、江滩野原、鹿角公园等节点。两条路径时而靠近、时而分离，既保证了人鹿之间的安全距离，又让游客有机会在特定观测点与“林中精灵”不期而遇。

沿着畅游绿径，人们不仅可以观鹿，还能了解麋鹿背后深厚的文化脉络。麋鹿苑既是野生动物保护基地，也是打开的科普窗口。麋鹿文化、垦拓文化、农耕文化与湿地文化被自然地融入了村域环境。在这里，你可以读到“麋田”的古老渊源：古人正是在麋鹿群踩踏过的水田里撒下第一把稻种。这种文化上的连接，让“秘境”既保有野性的神秘，又拥有可触摸的温度。

都市边缘 精神归处

林、田、水、鹿、人，和谐相伴。在这片首发启动区3.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协调如此多样的空间要素，难点不在技术，而在于时间与利益等多重维度上的平衡。马晨吴炜坦言，“既要统筹多元目标，又要协同多方主体，还要嵌套多类空间。”

生态保护、民生改善、产业发展，三个目标难免产生冲突。为此，项目规划确立了“先底板、后提升”的原则：把水环境、林地、农田这些生态底盘做实，再稳步推进村落改造和产业植入。守住生态是底线，改善村民住房、道路、环境是刚需，发展农业和文旅则是提升经济能级的出路。“分步走、稳步走，才能行稳致远。”

空间的交错同样考验设计智慧。水系连通、农田边界、林地范围、村落界面相互制约。团队以“鱼骨状水系”为骨架，以条田肌理为基底，先划清生态保护红线、农业生产底线、村民生活空间，再用慢道、绿道、水系将它们串联起来，让每个片区各司其职、互不干扰又彼此支撑。

而人的协同更是关键。市级土整资金、区级配套、乡镇自筹，加上村集体、村民、运营主体，各方关注点各不相同。项目坚持“民生优先”，先做村民直接受益的道路、水利、环境整治，让大家先看到变化、得到实惠，再逐步推进生态和文旅项目。把“要我做”变成“我要做”，形成共建合力。

“沪派江南”新乐单元的目标，不止于打造一个乡村振兴示范点。它更想回答一个问题：在全球化的都市边缘，这里的当代形态可以是什么？正是平衡与协调中，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悄然生长。鹿与稻共生，林与田咬合，城与乡对话，传统与现代握手。这里既守护着“麋鹿秘境”的野性，也经营着“遇稻学堂”的烟火；既让老人安居，也让年轻人愿意归来。

最年轻土地上的鹿鸣与稻香

本报记者 解敏
海风裹挟着咸湿的气息，吹拂着茫茫稻田，广袤的农田铺展到天边，笔直的水网像鱼骨一样贯穿大地。从上海市区一路向北，穿过长江隧桥，再沿陈海公路向西行驶一个小时，便抵达了崇明岛的最西北端——新村乡。

襟江带海的新村乡新乐风貌单元，是上海“沪派江南”首批15个试点单元之一，也是崇明岛上“最年轻的土地”。这里属于上海乡村风貌“六域”中的“河口沙岛”地貌、“十三意象”中的鱼脊风貌区，也是上海围垦成陆最晚的地区之一。



■ 稻米文化馆



■ 河道景观

当时，勤劳的新村人开始了大规模围垦：临滩而拓，御林而固、划田而治、缘水而居。在与江海的较量中，他们同时建起了西引东排的鱼脊状骨干水系，以解防汛排涝与交通出行之困。正是这场向自然争取土地的壮举，塑造了今日新村“农田横平竖直，聚落依渠排布”的独特肌理。淤港、中心横河、南北干渠、东西斗渠、民沟，田块如棋盘般展开。那种“敢向江海要空间”的勇气，至今仍流淌在新村人的血液里，也成为“沪派江南”最深沉的精神底色。

在项目规划负责人，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规划二所主任工程师马晨吴炜看来，保护条田肌理，首先要保护的并不是某一季作物的种植方式，而是这套水网与田块的空间逻辑。因此在现代化提升中，项目的策略是“改内不改外，提



扫码看视频

新村乡稻香花舍民宿